

# 西方列强对西沙群岛的侵略与晚清政府的主权维护

郭 渊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晚清时期,西沙群岛的丰富自然资源、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以及军事上的战略枢纽地位,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觊觎,此时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已经较为明显地凸现出来。晚清政府围绕西沙群岛主权问题与西方列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西沙群岛的开发建设,以维护我国的海洋国土主权。

[关键词] 晚清政府;西沙群岛;主权维护;西方列强

[中图分类号] K249.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5)02-0166-05

西沙群岛位于东经 111°11' ~ 112°54'、北纬 15°46' ~ 17°08' 之间,由范围广大的珊瑚岛和暗礁组成,位于新加坡至香港主航道的西部。北距海口 240 海里,东北距香港 390 海里,西距越南中部海岸 240 海里,西北距榆林港 150 海里。西沙群岛有两个主要群岛,即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另有一些小岛和暗礁。我国人民自汉代发现西沙群岛以来,就克服重重困难,持续不断地在西沙群岛辛勤开发着。晚清时期,西沙群岛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控扼国际航运的重要地理位置,引起西方列强的觊觎,此时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已经较为明显地凸现出来。晚清政府围绕西沙群岛主权问题与西方列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西沙群岛的建设,以维护我国的海洋国土主权。

## 一、西方列强对西沙群岛的侵犯概况

西方列强对西沙群岛的侵犯,可谓由来已久。晚清之际,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列强,就不断染指西沙群岛,进行非法调查,企图据为己有。

### (一) 英国对我国西沙群岛的图谋

在西方列强对我国南部海洋国土的谋夺行为中,英国走在前面。英国到我国西沙群岛进行非法勘测的情况:

1800 年高尖石,1815 年中建岛,1817 年光华礁,1840 年西渡滩,1860 年北沙洲,1865 年东岛、琛航岛、晋卿岛,1867 年光华礁。此外,在 1808 年、1844 年、1862 年,英国人还数次到西沙群岛测量<sup>[1](P692-693)]</sup>。

英国对我国西沙群岛非法勘测涉及到整个西沙群岛,获取的资料相当丰富。这种非法的勘测活动是与当时中英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相关的。早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就逐步地控制了印度、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初步建立了东方殖民体系,便利了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sup>[2](P88-89)]</sup>。此时,由英国本土或英属远东殖民地航行到中国南部沿海时,必经南中国海,南海险恶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英国人为了确保航行安全,在利用已有的航海技术时,不得不进行实地测量航路。

1868 年,英国海军部测绘局在对我国南海诸岛大量勘测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海指南》一书,

[收稿日期] 2004-01-20

[作者简介] 郭渊(1971—),男,吉林松原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专门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边疆史地。

书中记述了许多我国西沙群岛各岛的地理位置、物产和资源等情况。现在西沙群岛许多岛礁的外文名称,大部分是英国人在这一时期擅自命名的<sup>[3](P132-133)</sup>。

## (二) 德国对我国西沙群岛的非法勘测

自从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德国与中国的贸易稳步增长,其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sup>[4](P227)</sup>。但是,德国的船舶在远东航行时遭遇到的很大困难是难以获得煤炭、粮食和淡水的供应,因此德国外交部和海军部亟盼在远东获得一个由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中转站,以使德国的船舶在这个地方得到休息和物资供应<sup>[5](P176-177)</sup>。所以德国自18世纪中叶开始与中国贸易后,就不断地对处于南海航线的西沙群岛进行勘测,其情况大致如下:

1881年永兴岛等地,1882年北岛、东岛等地,1883年琛航岛、金银岛等地,1884年珊瑚岛、甘泉岛等地,1895年在勘测西沙群岛时德船舶失事<sup>[1](P694)</sup>。

德国的非法勘测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外交部于1883年电令两广总督查明情况,并与德交涉。在查明情况后,清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德国被迫停止对西沙群岛的勘测活动<sup>[1](P143)</sup>。

## (三) 法国对我国西沙群岛的野心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夺取了整个越南的殖民权益。此后,法国商人就拥有了对中国南部进行贸易的根据地<sup>[5](P34)</sup>。法国除与中国的广西、云南等地陆路通商外,还想在海上建立一个贸易中间站,距离法属越南殖民地较近的西沙群岛就成为其首选对象了。1898年12月,法国殖民者法布里埃向殖民部提出,欲在我国西沙群岛上为中越渔民建立供应站,以利双方贸易往来,但在清政府的抗议下,企图没有实现<sup>[1](P671)</sup>。1899年6月,法国印度支那殖民总督杜梅向殖民部提出,为了不让另一列强在西沙群岛立足,他主张在西沙群岛上建立一座灯塔,以作为将来势力范围的标志<sup>[6](P185)</sup>。

法国两次举动的实际目的是:(1)通过这种方式,造成法属越南人移居西沙岛礁既成事实,以为日后对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提供某种证据;(2)面对英国殖民势力在东亚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扩张,为了与英国争夺殖民势力范围,法国欲将西沙群岛占为己有,以排斥英国殖民势力。当时的形势是:日本自1901年起涉足于南海诸岛,但西沙群岛距离日本本土遥远,且距离英法等列强殖民势力较近,因而日本的侵略目标主要集中在东沙群岛上,所以说日本在西沙群岛上暂时不存在与英法等国

殖民势力之争;德国对西沙群岛的染指虽早于法国,但在清政府提出抗议后,德国最终停止了对西沙群岛的侵夺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英国殖民者是法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此时,英国先于法国对西沙群岛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测,且已占有印度、缅甸、新加坡等地,如果让英国占据西沙群岛,那么无疑是将法国在越南殖民地出入南海门户的“钥匙”交给别人。因此,西沙群岛的重要地理位置使法国必欲夺之,据为己有。为了掩盖这种真实的企图,法国声称西沙群岛是“无主地”,他认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占据<sup>[7](P200-201)</sup>。法国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警惕。1902年清政府派员到西沙群岛,树碑纪念,宣示主权,暂时断绝了法侵西沙群岛的野心<sup>[6](P185)</sup>。

此外,日本对我国西沙群岛也有图谋,1907年冬,“日本突由台湾方面,开来兵舰一艘,商轮二辰丸一艘,满载军火及日民,图谋占我东、西沙岛”,遭到中国渔民的反抗,清政府闻讯后与其交涉,迫其停止<sup>[8]</sup>。沙皇俄国为了与英法等国争夺太平洋霸权,也不甘落后,先后多次派军舰到我国南海游弋,计有:1805年“希望”号,1819年“抑里克”号、“堪察加”号,1820年“波罗的诺”号,1826年“企业”号,1827年“克罗特基”号,1829年“谢尼亚文”号,1853年“小行星”号,1889年“勇士”号等。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由20艘军舰组成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派遣,远涉重洋,于1905年航经我国南海,曾泊于越南金澜湾,后被日本海军歼灭于对马海峡,俄国称霸太平洋的计划受阻,图谋我国南海的行为没有得逞<sup>[9](P132-133)</sup>。

## 二、晚清政府对西沙群岛设治管理和行使主权

西方列强对西沙群岛侵夺的行为,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在与列强交涉时,清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西沙群岛的设治管理和开发建设,并把其作为捍卫其海洋领土主权的切实步骤,以断绝西方列强对西沙群岛的贪念之心。从这一点来说,晚清政府对我国海洋国土主权的捍卫是做出一定贡献的。

### (一) 实地勘测,获得主权确凿证据

在英、德、法等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西沙群岛时,法国利用地缘优势对我国西沙群岛提出不法要求,清政府虽于1902年在西沙岛树碑,宣示主权,但不足以阻止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觊觎之心。另外,清政府对西沙群岛岛礁的分布、地形地

貌特征、岛上资源和附近海域的海产情况,尚不明确。因此,1909年7月两广总督张人骏“特派副将吴敬荣前往勘查”<sup>[10](P12)</sup>。这次勘查,晚清政府大致明晰了西沙群岛的岛礁分布情况,并认识到西沙群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该岛共有15处,内分西(东)七岛、东(西)八岛,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唯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sup>[11](P22)</sup>

在获得初步勘测的结果后,为向中外宣示我国对西沙群的主权,1909年5月,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广东补用道李哲浚、署赤溪副将吴敬荣等巡视西沙群岛,并对群岛进行深入调查<sup>[11](P9-12)</sup>。李准、李哲浚等率领170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艘军舰,先后巡视了伏波、甘泉等14岛,对各岛地理地形、物产资源,有无泉水等情况逐一考察,军舰每到一处皆勒石命名,鸣炮升旗,重申中国主权。在这次巡视中,随船的测绘委员和海军测绘学堂学生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西沙各岛的分图<sup>[11](P9-12)</sup>。清政府在1905年中一个月之内,两次派水师巡视西沙群岛,宣示主权,此举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西沙群岛为中国海洋国土,各国航海之书,都称其为中国海洋国土,普遍认为“帕拉赛尔群岛(西沙群岛)是分散在海南岛南部中国海上的群岛”;“1909年中国政府把该群岛归于中国所有”<sup>[11](P571)</sup>。日本人下中弥三郎编的《大百科事典》写道:“清典,为防止这些岛屿被外国人夺走,广东政府曾派员对该岛进行经营和调查”<sup>[11](P572)</sup>。法国殖民者亦承认,1909年4月,中国派官员到西沙群岛勘探,结果发现了丰富的磷矿。1909年6月,中国又派第二批官员到西沙群岛,宣示主权<sup>[11](P538)</sup>。

## (二) 设官分职,加强行政治理

1909年(清宣统元年),两广总督张人骏与日本领事交涉东沙岛之时,“闻海南大洋中复有西沙群岛,认为如不早为注意,恐一成东沙之续”<sup>[10](P9)</sup>。同年11月,清政府收回被日侵占的东沙岛,在加强对东沙岛行政治理时,西沙群岛的管理也提到议事日程。

清政府在广泛调查西沙群岛的情况后,在两广总督张人骏主持下,设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办”,委派广东咨议局筹办处总办直隶热河道王秉恩、广东候补道李哲浚,共同筹办西沙事宜。其后被委派同王、李共同办理西沙群岛事务的还有广东布政使

胡湘林、沈增植和盐运使丁乃扬。张人骏委派这些高官办理西沙事务,反映出他对西沙群岛的高度重视,以及维护国家海洋国土的坚强决心。

筹办西沙群岛事务办成立后,即积极筹备西沙群岛应行办理的事宜,拟订了《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呈请两广总督张人骏裁夺。该大纲主要内容:(1)测绘各岛。对西沙群岛各岛的经纬、地势、面积、内外纱线、水泥深浅、明暗礁石、潮水涨落,以及四季风候、各岛出入所经航路、各岛之间的距离,逐一详细履勘实测,并绘制地图;(2)勘定各岛,择其相宜,修造厂房,并修筑马路,铺设铁轨,以利运输;(3)勘察磷质矿藏,采取各岛鸟粪矿沙,分别化验,以定优劣,而后开采;(4)勘察海底资源,采取海底珊瑚和各种海石;(5)勘察海产资源,采取玳瑁、龟、蚌及各种鱼类;(6)察验土性,以备种植<sup>[11](P4-6)</sup>。张人骏采纳了筹办西沙群岛事务办的建议,在实地勘测后,主持制定了开发西沙群岛磷质矿沙的计划。他在奏折中说:西沙群岛盛产磷质矿沙,可作肥料之用,“拟即在岛内设厂,先从采沙入手,派员驻于该处,经理其事,并聘西人之精于化学者,随时化验磷质等物”;并拟于当年8月,派员前往经理<sup>[11](P22-23)</sup>。张人骏去职之后,其计划未能实施,但他倡导的开发西沙群岛以固主权的思想,却为后人所继承,这是他对祖国的贡献。

在实地勘测后,张人骏又考虑到:“西沙各岛孤悬海外,既无淡水,又无粮食,轮船并无避风之所,必择一妥近之地,供资供应。”<sup>[11](P17)</sup>经过缜密考察后,认为海南岛崖洲所属榆林港和三亚湾与西沙群岛,“相距仅150多海里,旦暮可达”,且二港“山水环抱,形势天然,地土亦颇饶沃,实擅琼崖之胜”,遂决定以此两港作为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sup>[11](P17、23)</sup>。此后,经营西沙群岛的重心便从万洲移到崖洲,崖洲成为西沙群岛有力的后勤和军事保障基地,清政府对此地的地缘战略选择不无眼光。但由于张人骏去职后,继任者无大作为,西沙群岛行政管理之事遂寝<sup>[12](P200-201)</sup>。

## (三)“渔业保护区”的提出,海域司法观念的初步萌芽

西方列强在对我国西沙群岛非法勘测时,获悉该处水产资源丰富,因此列强渔轮不断侵入我国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非法捕鱼活动,直接影响和威胁到我国粤闽渔民的生计。晚清有识之士,“因鉴于渔业关系国防之重要”<sup>[13](P7)</sup>,强烈要求予以阻禁,划定渔业区管辖范围,保护海疆主权。1904年3月,翰林院修撰张季直(张謇),上书清朝

商部,提出划定捕鱼区建议,并区别近海和远洋,主张“以内外渔界,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保护中国近海“本国自主之权”<sup>[13](P14-15)</sup>。当时,清政府曾以巨款收购经常到我国沿海捕鱼的德国渔轮,以制止其非法捕鱼行为<sup>[13](P198)</sup>。

1902~1903年,清政府为参加在意大利米兰市举办的国际渔业展览会,根据张季直的建议,指示外务部、广东水师提督、南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绘制《江海渔界全图》,认为“非绘成全图,不足划清渔界,即不足表明领海”;“南洋为重要之区,江海各防尤关重要,应将此项图志,加以考核,准经纬线,着色精绘。江海渔界全图,并该书内载中国渔船所到之外,地名及注说明华文,兼译英图原文,俾外人明晓,趁此会场,得据此表明渔界,即可以表明领海主权。”<sup>[13](P65)</sup>

由上述可见,晚清时期政府、民商各界海洋领土主权意识日益增强,部分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对邻水进行控制,以申国权。他们清醒地看到欧洲各国,“不数十年由三海里渔界拓充至二千五百余海里”<sup>[13](P64)</sup>。面对这种形势,晚清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参加意大利米兰市和美国华盛顿两次国际渔业展览会之机,通过地图形式向与会各国宣示中国的传统海域疆界,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此做法,符合当时国际法对领土主权确认的惯例,“由一个国家,或在其赞助下,或声称表现其立场的情况下出版的地图……可以被认为是国家用来主张其领土边界(的方法)”<sup>[14]</sup>。有一点必须明确,晚清政府虽然认为,“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至密之关系”<sup>[13](P64)</sup>,但由于在当时国际范围内对领海主权的划界、管理等法律还没有最终形成,因此我们也只能说晚清时期的领海概念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海洋国土主权概念,它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 (四)重新命名,标识历史主权记忆

清政府在对西沙群岛勘查过程中,初步地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各岛的分图,并对各岛礁给以重新命名。关于西沙群岛各岛的名称,明清以来海南岛渔民世代相传航行南中国海的《更路簿》已有详细的记载,但作为官方的命名,这还是第一次。

清政府对西沙群岛各岛礁的命名,有如下几个特点:(1)去掉一些西方殖民者所起的岛礁名称,重新命名。例如,我国渔民名为猫兴岛(吧兴岛、巴兴)之地,西方称林康岛(林肯岛、令个岛、连可伦岛等)(Lincoln Island),这次命名为东岛;我国渔民称为三脚屿(小三脚屿),西名为拔唔岛(掌岛)(Palm

Island),此次名为广金岛;(2)此次命名的很多西沙岛礁,都有一定的含义和历史现实意义。如东岛,位于西沙群岛之东;珊瑚岛,以其主要出产物而命名;天文岛,以前在此地进行过天文测量而有此称谓;甘泉岛,因岛上有甘泉可以饮用而出名;琛航岛、广金岛、伏波岛,则取名前往西沙群岛的军舰琛航号、广金号、伏波号,以示纪念<sup>[12](P21)</sup>;(3)延用我国渔民对一些岛礁的传统称谓,如金富岛、石屿等。从这些岛礁的命名来看,清政府官员既考虑到一些岛礁的传统习惯称呼,又考虑到它们的地理方位、资源物产情况,又看到当时海洋领土主权复杂的斗争形势,因此,岛礁所起之名,在一定程度上能唤起人们的海洋国土意识,激发人们的海权思想。这次命名的岛礁之名,很多经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延续至今。

### 三、晚清政府捍卫西沙群岛主权的历史意义

晚清之际,国运颓败,决定了清政府在维护西沙群岛主权斗争时自始至终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以两广总督张人骏、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为代表的清朝官员通过艰苦的实地勘察和多次走访,获得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证据,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不畏强暴,理直气壮地与列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一定成效。如果没有他们坚决维护我国海洋领土主权的英勇斗争,西沙群岛恐怕早已沦为异域。他们在强敌面前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在对西沙群岛的实地勘测和调查过程中,晚清政府官员不仅对西沙群岛的岛礁分布状况、岛礁上的资源及其附近海域的海产资源有一大致了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东沙群岛控扼海上航运的重要地理位置有着清醒的认识,对陆权和海权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也有较为清晰的权衡,并提出一些固守国土的对策建议。虽然这些对策建议因晚清国运颓败,无力实施,但是这些巩固和开发海疆国土意识却如一阵清风唤醒国人。

西方列强对西沙群岛的侵略和晚清政府维护西沙群岛主权的行动,以及晚清政府对西沙群岛所进行的开发建设工作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西沙群岛的鸟粪资源和附近海域的海产资源,在西方列强非法勘测之前,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然而在西方列强非法勘测后,刺激了一些列强商人的贪欲,他

们继之而起,采取各种方式掠夺西沙群岛的各种资源,并进一步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南沙群岛,掠夺那里的鸟粪资源和海产资源;(2)西方列强在远东进行殖民扩张时,对开拓南洋殖民势力范围越来越感兴趣,对我国西沙群岛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越来越看中,法国欲占领之以作为将来的军事基地。同时,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各种资源,也为列强殖民地市场所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殖民地市场资源不足状况,并获取超额利润,这为列强政府和商人集团所看中,从而不择手段地予以掠夺;(3)西方列强对西沙群岛的侵略和晚清政府维护西沙群岛主权的行动,激发了中国人民和政府进一步开发和建设南海诸岛资源的热情,他们认为这些天造地设以给中国的丰富资源,如不抓紧开采,必招致外人的掠夺。因此,沿海商人纷纷组织公司,在晚清政府批准后,从事西沙群岛鸟粪资源和海产资源的开发建设。晚清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制定各种开采计划,加强对西沙群岛的治理,以抵制外来侵略;(4)晚清政府维护西沙群岛的行动表明,西沙群岛不仅古代属于中国,近代也属于中国,中国对于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是任何别有用心的人否认不了的。晚清政府维护西沙群岛的一切措施,都是符合近代国际法准则的,因此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目前的外交斗争中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1]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Z].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 [2]马廉颇.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3]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J].地理研究,2000,(2);司徒尚纪.岭南海洋国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4]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871—1918):第二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 [5][英]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6]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 [7]凌纯声.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四年印行.
- [8]天津大公报[N].1947-02-02.
- [9]司徒尚纪.岭南海洋国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10]海军游弋南沙海疆经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四年印行.
- [11]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2]沈鹏飞.西沙群岛调查报告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四年印行.
- [13]李士豪,屈若騫.中国渔业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六十九年.
- [14][美]查尔斯·C·海德.地图在国际边界争端中的证据作用[J].美国国际法杂志,1933,(27).

[责任编辑:凌杰]

## 本刊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扩大作者学术交流渠道,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该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